

「美」埃德加·爱伦·坡 著

EDGAR ALLEN POE

失窃的信

A PURLOINED LETTER

杜宾探案

大侦探名人堂

群众出版社

杜
宾
探
案

失窃的信

A PURLOINED LETTER



「美」埃德加·爱伦·坡 著
赵苏苏 等译

EDGAR ALLEN POE

大侦探名人堂

群 众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宾探案：失窃的信 / (美) 爱伦·坡 (Poe, E.A.) 著；赵苏苏译.

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.2008.1

(大侦探名人堂)

ISBN 978-7-5014-4160-0

I. 杜… II. ①爱…②赵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8171 号

责任编辑：潇晓红

封面设计：章 雪

责任印制：连 生

失 窃 的 信

大侦探名人堂

〔美〕埃德加·爱伦·坡 著

赵苏苏 等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电子信箱：qzs@qzchs.com

网址：www.qzchs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9.5 字数 116,000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6,000 册

ISBN 978-7-5014-4160-0 / I · 1710 定价：20.00 元

群众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，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T: 010-52173000 转

大侦探名人堂堂记

开堂迎诸众 把酒话神探

南山之下，东篱之间，陶渊明尽享悠然。但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似乎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。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”或亦是意境之一种，令人神往。

有鉴于“平庸就是最大的罪恶”，学步桃花源主，“开堂迎诸众，把酒话神探。”——也许算得上一次作为。

陶渊明远避功名尘虑，专计于田园之乐，以求宁静。蝇营狗苟的俗世之中，《大侦探名人堂》未尝不是一场精神盛宴，让人跳出三界外，收获一时之陶醉与超越。

由此，群众出版社的《大侦探名人堂》谨慎出场，盛情开堂。

想当年，水泊梁山一呼天下应，聚得一百又八好汉，煮酒论英雄。梁山既有除暴的壮士，侦探小说世界里，又何尝不多除暴的英雄。虽不敢奢望聚义厅的冲天豪气，但《大侦探名人堂》的神闲气定、不战而胜，或是另具魅力，更值得期待。聚义厅上座的，人人都是勇猛之士！《大侦探名人堂》出场的，个个将是智慧之神。

百八好汉虽借胎于《水浒传》，但正因了好汉，《水浒传》才得以成了“好汉”。神探之于侦探小说，有如好汉之于《水浒传》，又如灵魂之于躯壳。灵魂虽寄居于躯壳之中，但惟有灵魂，方可赋予躯壳以灵动之性、生命之光。

一个半世纪前，美国作家埃德加·爱伦·坡以《莫格街凶杀案》、《玛丽·罗杰之谜》、《金甲虫》、《失窃的信》、《你就是凶手》，创生了侦探小

说五模式，一举奠定了侦探小说的乾坤。星移斗换，岁月流转。侦探小说或星火，或燎原，或沉寂，仍是一副千年难变的面容。

一代更比一代挑剔的读者，对于侦探小说，总是不吝热爱之忱。细究其理，恐非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能一言以蔽之。作为侦探小说的两大核心，谜团破解之时，也是读者舒心释然之际，但神探却从此如树一般，在读者心中长大。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那里，总能感觉到神探的智慧之光，穿透层层叠叠的迷雾，破空而来，激动我们的阅读时光，完整我们日渐琐碎的心灵。

《大侦探名人堂》里，第一批入堂的贵宾将是：史上第一名侦探奥古斯特·杜宾（Auguste Dupin）；史上最受欢迎的侦探英雄福尔摩斯（Sherlock Holmes）；史上“最智慧、最幽默的侦探”彼得·温姆西勋爵（Peter Wimsey）；史上的“科学探案之父”沙代克博士（Thorndyke）；史上第一位东方智者、华裔侦探陈查理（Charlie Chan）。读者可以期待的是，堂会每年举行一次，每次都将是盛情请出史上有名的神探五名。求贤心切是《大侦探名人堂》开堂的最初动机，也将是《大侦探名人堂》堂会兴盛的永恒动力。

“夜半虚前席”，不问功名，且问神探，差可成为碌碌人生的最佳选择。

群众出版社与天下探迷一道企盼，《大侦探名人堂》能成为侦探小说世界的一桩幸事，盛事一桩。

是为堂记。

晓 潇

二〇〇七年岁末于北京

目 录

莫格街凶杀案

1

玛丽·罗杰之谜

35

金甲虫

79

失窃的信

114

凶手就是你

132

莫格街凶杀案

塞壬^①唱的是什么歌？阿喀琉斯^②藏身于脂粉队时取了个什么样的假名？虽然这些问题颇难回答，但也并非绝对无法猜测。

——托马斯·布朗爵士^③《骨灰塚》

一般认为，人的心理特征可以分析。实际不然。我们只能在其功能和影响上领略到它们。我们因此而认识到，一个人智力超常时，往往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快乐。正如壮汉以自己的体能为荣、喜欢运动自己一身肌肉一样，善于用脑的人也爱在心智活动中一展自己的能力，因“解开难题”而洋洋得意。他从那些可以发挥天才的事情中获取快乐，哪怕事情是那样的琐细，颇不足道。他喜欢谜，喜欢难解的问题，喜欢神秘

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，常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（译者注。以下所有脚注都由译者标注）。

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，其父为避免他死于战争，曾将其扮作少女，与女孩子们生活在一起。

③ 托马斯·布朗（1605—1682），英国医生和作家。

的符号。通过对它们的解答，他表现出不同程度的“敏锐”。而在常人看来，要解开这些谜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他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从本质上讲，完全凭直觉。他的分析能力很可能得益于数学，特别是数学中的尖端分支——解析学（只因此一学科具有逆算推理之性质）。然而，计算本身并非分析。比如说，一位棋师，计算时不一定有分析，分析时也不一定有计算。由此可见，下棋对心智个性究竟有何影响，人们对此常常不无误解。我并非在此撰写论文，而只是把随心想到的观点写出来，作为一篇故事简短的开场白。我想，索性借此机会，提出一种看法：思考能力较强的人，下普通的十五子棋要比复杂的象棋更能发挥他的能力。象棋的每一个棋子都有其特定的步法和各自的价值多变性。由于它复杂了些，人们便认为非常深奥了（这是一种常见的谬误）。这种棋需要极为专注。比如说，稍有疏忽，便会丢子儿，乃至满盘皆输。象棋的招势不仅五花八门，而且极为复杂，一不小心便会功亏一篑。得胜者十有八九是因为全神贯注，而不是因为思想敏锐。而十五子棋则恰恰相反，十五子棋的棋路单一无变，疏忽的可能性就变得微乎其微了，下起来就不必那么专注。双方孰胜孰负，全仗思想敏锐了。说得具体些，假设在一盘十五子棋的残局中，只剩下了四个子，这时当然不会有疏忽发生。如果棋手能力相等，那么，孰胜孰负只有靠一招“妙棋”来决定。而这招妙棋便是智能高度发挥的结果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分析家赤手空拳，完全投入到对方的心思中去，想其所想，常常一眼即看出对手擅长的一些方法（这些方法有时确实简单得出奇），知己知彼，引诱对手犯错误，或做出草率的推算。

人们一向认为，惠斯特牌对人的计算能力有影响，凡是智商极高的人都喜欢玩这种牌，而不屑玩象棋，认为象棋太简单。毫无疑问，再没有别的棋牌类游戏像惠斯特一样，需要那么高的分析力。天下最好的象棋大师也许只是一个象棋大师，但是精通惠斯特牌的人则表明他有足够

的能力，可以在一切更为重大的斗智活动中取得成功。我说精通，是指对该活动驾轻就熟，运用自如，因势利导地利用一切有利条件，取得优势。这种精通不仅是全方位的，而且是多层次的，潜伏于常人所不了解的头脑深处。用心观察的，就能够记忆清晰，因此，全神贯注的象棋大师惠斯特也能打得很好。霍伊尔^①规则（仅仅基于牌类游戏的技巧）则算是很全面的了，并且基本上还算易懂。因此，只要记性好，并按照规则行事，就不难打一手好牌。但是分析家的技巧却不限于规则。他默默地观察、推理。也许他的同伴、对手也这样做。他们所获情报的多少主要基于观察的细致与否，而不在于推理的正确与否。他必须懂得观察什么。我们的这位牌手绝不会先入为主，把自己的思想框起来，也不会因为一门心思打牌，而不对牌局以外的事情进行推论。他察看搭档的脸色，仔细地将它与每个对手的脸色进行比较。他琢磨每个人手里握有什么牌。从握牌人看王牌和大牌时的目光来判断，此人抓到了什么王牌和大牌。他边打牌边看大家的面孔，从每个人狐疑、自信、惊异、兴奋或懊悔的表情中来获取思考的资料。他还从收牌者的态度上来揣测此人是否能收这副牌的下一墩。他从某人把牌摊在桌上时的神气，辨出其虚张声势的目的究竟何在。一句漫不经心或粗心大意的话；一张不小心掉下来或翻过来的牌；以及接下去掩饰这张暴露之牌的焦虑，或任其暴露时的无所谓；按排列次序计算墩数的方式；不安、犹豫、急切或仓惶——他用直觉将它们捕捉，去伪存真，辨别出事情的真相。玩过两三圈之后，他就能洞悉谁手里有什么牌，然后便极有把握地出起牌来，仿佛其他所有人的牌都亮给他看过一样。

分析能力不应与单纯的机灵混为一谈，善分析的人必然是机灵的，可机灵的人往往未必善分析。能够体现机灵的那种善于推定的能力，或

^① 埃德蒙·霍伊尔（1671—1769），著有《惠斯特牌戏浅说》，并为十五子棋制订规则。

善于归纳的能力（颅相学家们将其错误地归于一个单独的官能，认为这是一种原始官能）常常在一些近乎白痴的人身上出现，这一点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普遍注意。其实，机灵与分析能力之间有很大的差异，这种差异比幻想与想象之间的差异更大，只不过这两对矛盾体有许多特征非常相似罢了。不难发现，事实上，机灵人必然充满幻想，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却绝不会不善分析。

下面的故事将会说明前面的论述，供读者参考。

18××年春夏之间，我寓居巴黎，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古斯特·杜宾的先生。这位青年绅士出身名门旧族，但是由于命运的阴错阳差，发生了种种变故，家业中衰，落得一贫如洗。于是，他一蹶不振，不再奋发自立，也无意重整家业。多亏他的债权人还算客气，竟给他留下一点财产。他就靠着这一小笔财产的收入节俭度日。他量入为出，当然不会有盈余。他的惟一奢侈品是书籍。而书籍在巴黎是很容易弄到的。

我与他的首次邂逅是在蒙马特街一家冷清的图书馆里。都在查找同一本非常稀有的好书，我们就认识了。此后，我俩常常来往。他以那种法国人谈到自己时所特有的坦诚向我讲述了他家的历史，我对此极感兴趣。他博览群书，对此我十分惊异。我尤其为他那生动的想象力所感染，觉得自己的灵魂都被这种热烈新鲜的想象力点燃了。当时我正在巴黎寻找素材，觉得与他这样的人交往对于丰富素材是极为有用的。于是，我将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。我们最后决定，在我逗留巴黎期间，同他住在一起。我手头比他宽裕些，他答应由我来租房子，买家具，把房子布置成我俩都喜欢的低调风格。我们租的是一幢风雨剥蚀却别有风味的大房子，位于偏僻的圣日尔曼区。由于迷信的缘故，这幢房子久无人住。

如果有人知道我俩在此的日常起居，一定会想，我们是疯子，或许是一对不伤害别人的疯子。我们不与外界来往，谢绝任何客人。实际

上，我甚至没把这个地方告诉以前任何熟人。而杜宾呢，他有好几年不同人来往了，巴黎没有什么了解他的人。我俩就这样孤独地生活在一起。

我的朋友有一种癖好（我只能这样称他的这种癖好），那就是喜爱黑夜，无缘无故地喜爱黑夜。我也不知不觉地受他感染，喜欢上了黑夜，就像我染上了他的别的癖好一样。我开始和他一样地狂想。虽然长夜总有尽头，但我们可以假想它永远存在。天将破晓时，我们就关上房子里所有的大百叶窗，点上几枝香味浓郁的小蜡烛，让蜡烛发出鬼火般的淡淡微光。在这种人为的黑夜中，我们沉缅于白日梦之中——看书，写作，聊天，直到钟声告诉我们：真正的黑夜已经降临。那时，我们便跑到街上，手挽着手，继续闲聊白天的话题，或者四处游逛。在这人口稠密之城市的灯光下，黑影中，以冷眼的观察来获得精神上的刺激。

就是在这样的時候，我发现杜宾有一种极为独特的分析能力，使我不禁颇为钦羨。当然了，从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上，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。他显然也很喜欢运用他的这种能力，毫不掩饰正确分析产生的快乐，尽管这算不上卖弄。他常小声咯咯笑着，向我夸口说，在他看来，人们的胸口都有一个窗户，所思所想一望便知。接着，他便举出一些惊人的例证，来说明这一看法。每到这时，他就变得态度冷淡，神色茫然，面无表情，就连他那平时很圆润悦耳的男高音也尖锐了起来，发出颤声。若不是他那深思熟虑而发音清楚的语言，单听他那嗓音的变化，还真会以为他在同人怄气呢。每当看到他处于这种情绪中时，我就会暗暗想起古人所言的“双重人格”，也就不由想象着一个两面性的杜宾——既有创造性，又有分析力。这时，我便感到非常有趣。

读了上述内容，请读者不要以为，我在讲什么神秘的故事，或在写爱情小说。我所描写的这位法国人的种种行为，其实是受了刺激的结果，或者是心智变态的结果。不过我想，最好还是举个实例，让读者来

了解他这种时候的谈吐究竟是什么样的。

一天晚上，我俩在皇宫附近一条肮脏的长街上散步。显然，我俩都在沉思。所以，至少有十五分钟都未发一语。杜宾忽然打破沉默，说道：“他的个子很矮。没错，在杂技场演杂耍倒挺合适。”

“说得对。”我信口答道。由于我一直在沉思冥想，所以竟未意识到他说的与我想的完全不谋而合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清醒过来，不禁大为惊异。

我严肃地说道：“杜宾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换句话说吧，我感到很惊讶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——？”我故意欲言又止，想看看他是否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。

“——你在想尚蒂利。”他说，“你何必停下来不往下说？你刚才想的是，他个子那么矮，不适合演悲剧。”

我刚才想的确实是这个。尚蒂利本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鞋匠，因为酷爱戏剧，便在克雷比永^①的悲剧中客串了薛西斯的角色。他吃力不讨好，演出大遭嘲讽。

“天哪，告诉我！”我高声叫道，“你究竟是怎么看穿我的心事的？”事实上，我心里的惊异，远比我表现出的大得多。

他答道：“是那个卖水果的使你觉得鞋匠个子太矮，演不了薛西斯。”

“卖水果的！你又让我吃了一惊，我才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呢。”

“十五分钟前，咱们刚走进这条街的时候，有个人迎面跑来，撞上了你。他就是卖水果的。”

我想起来了，我们从C街走到现在这条街时，确实有个卖水果的，头顶一大篓苹果，差点把我撞了个跟头。可我不明白，他与尚蒂利有什

^① 克雷比永（1674—1762），法国剧作家。

么关系呢？

杜宾的脸上没有一丝糊弄人的神色，他说：“我一解释，你就明白了。咱们先顺着你刚才的思路谈吧。从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到咱们遇见那个卖水果的人，这段时间里，你思维之链中最重要的几环是尚蒂利、猎户星座、尼古拉斯博士^①、伊壁鸠鲁^②、切石块术、街石、卖水果的。”

有些时候，人们常常喜欢追思某种心境的形成过程。这种遐想很有意思的。第一次尝试这种追思时，往往会惊异于思维的起点与终点之间是何等遥远、何等不连贯。所以，当我听到杜宾的这番话时，便非常惊异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他所言句句是真。

他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咱们从C街走过来时说的是马。这也是咱俩说的最后一个话题。当咱们走进这条街时，一个卖水果的。头顶一个大簌子，匆匆走来，与咱们擦肩而过，把你挤到了一堆修马路用的铺地石上。你一脚踏在一块摆得不稳的石头上，滑了一下，脚腕扭了一下。你有些不高兴，嘟哝了一句，回头看了一眼石头，随后就默默地往前走了。我其实并不是有意注意你的举动，只不过近来非常喜欢观察罢了。

“你始终双目低垂，一脸的懊恼相，扫视着地上那些小小的坑洼和不平的地方，所以我知道，你仍在想那些石头。直到走进拉马丁小巷，你的脸色才开朗起来。那条小巷的铺路石是用一种试验性的方法铺成的：石板相互重叠，固定在一起。我看见你的嘴唇动了动，知道你是在嘟哝‘切石块术’几个字。这几个字用在这种铺路法上是很合适的。我知道，既然你自语‘切石块术’，心里肯定就会想到原子，因此也就一定会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。不久前你我讨论这个话题时，我曾向你提到

^① 尼古拉斯（1745—1862），英国博物家。

^② 伊壁鸠鲁（公元前341—前270），古希腊的哲学家，原子理论创始人。

过，这位古希腊哲人当初的一些模糊猜想，后来竟被星体宇宙学给证实了。这是多么奇特的事，然而大家对此又多么不注意。我说这番话时，你不禁仰望苍穹，目光投向猎户座大星云。我当然料到你这次也会那样做。你确实抬头看了，所以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我正确地跟上了你的思路。昨天《博物馆》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尚蒂利的文章，刻薄挖苦了那个鞋匠，说他穿了戏靴便改了名字，文中使用了一些不大高雅的比喻，还引用了一句咱们常谈到的拉丁诗：‘第一个字母改了音。’

“我曾告诉你，这句诗说的是猎户座，因为猎户星座的头一个字母改了音。这种解释很有几分辛辣的风味，所以我认为你是不会把它忘掉的。所以嘛，你肯定会把猎户座同尚蒂利联系在一起。当我看到你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时，我知道你确实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了。你想到了那个倒霉鞋匠的白受挤兑。那一会儿，你弯腰塌背，而现在你的身子又挺直了。于是，我知道，你肯定是想到了尚蒂利的矮个子。随后我打断了你的思索，对你说，他——尚蒂利——个子很矮，到杂技场演杂耍倒挺合适。”

过了不久，我们俩在看《论坛报》晚间版时，上面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们注意。

离奇的凶杀案——今晨3时许，圣罗克区的居民被一阵凄厉的尖叫声从睡梦中惊醒。尖叫声显然是从莫格街一幢房子的四层发出的。这幢房子只有一家住户：莱斯帕纳耶太太和她的女儿卡米耶·莱斯帕纳耶小姐。大家叫门，却没人来开，所以耽误了一段时间。最后，只好用一根铁棍把门撬开，八九个邻居和两名巡警一同闯了进去。这时，叫声已经停止。但当他们跑上楼梯

时，却又清楚地听到楼上传来两三个人激烈的争吵声。当大家到达三层的楼梯平台时，上面的声音消失了，一片沉寂。大家匆匆散开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寻。搜到第四层的一间大卧室时，发现门反锁着。大家将门撬开。里面的场景触目惊心，每个人都感到心惊肉跳。

房间里的东西零乱不堪：被砸碎的家具扔得到处都是。房里只有一张卧床，床屉离开了床架子，扔到地板中央。一把椅子上放着一柄剃刀，刀上满是鲜血。壁炉的炉架上有几撮长长的头发，上面也是血迹斑斑。头发看来是从头顶上生生揪下来的。地板上发现了4枚20法郎的金币、一只黄玉耳环、三柄银质的大调羹、三把阿尔及尔的小银勺，还有两个口袋，里面盛有四千来枚金法郎。墙角有一个小衣柜，抽屉全部拉开。显然，有人在里面翻找过。不过，里面还留有不少东西。大家抬起床屉，发现下面压着一个铁质的小保险柜。保险柜也是开着的，钥匙仍挂在柜门上。柜里除了几封旧信和一些不重要的文件外，空空如也。

没有一点莱斯帕纳耶太太的痕迹。壁炉里却有大量煤烟。大家检查烟囱。哎呀，说来极为可怕！从烟囱里拽出来的竟是这家的闺女——莱斯帕纳耶小姐——头朝下的尸体！尸体不知被谁顺着这个狭窄的烟道，硬塞进去好大一截。尸体尚有余温。经过检查，发现皮肤有多处擦痕。肯定

是被人用力往烟囱里塞时蹭的。

死者脸上有擦伤，喉部有一大块黑黑的瘀痕，还有深深的指甲印，好像是被人活活掐死的。

大家仔细地在房子里搜查了一遍，没有进一步的发现。于是，便到房后一个石板铺地的小院子里去寻找。老太太的尸体就躺在这儿。她的喉咙被深深地切断，当人们想把她扶起来时，脑袋竟掉了下来。她的身体和头上都伤痕累累——身体上的伤尤为严重，几乎是支离破碎。

我们认为，这桩可怕的谜案至今尚无丝毫线索。

第二天的报纸又对此案进行了补充报道。

莫格街凶杀案。许多与这桩可怕事件有关的人都已受到传讯。但是，仍然没有找到任何破案线索。现将全部重要证词摘录如下：

洗衣妇波莉娜·迪布尔供称，她认识两位死者已有三年。三年里，她一直为她们洗衣服。老太太和女儿相依为命，看来关系很和睦。她们付洗衣费时出手很大方。至于这对母女以什么为生，就不得而知了。莱斯帕纳耶太太八成是个算命的。据说有些积蓄。证人迪布尔去她们家取送衣服，从没在那儿遇到过外人。她们肯定没有雇用仆人。她们家，除了四层有些家具外，别的房

间都是空的。

烟贩皮埃尔·莫罗供称，莱斯帕纳耶太太常到他的烟摊去买上一点烟叶和鼻烟，已经快四年了。证人莫罗生于斯，长于斯。他说死者母女在那幢房子里住了至少六年了。此前，这幢房子住的是一位珠宝商。他把楼上的房间转租给了几个其他的人。这幢房子是莱斯帕纳耶太太的产业。房客转租她的房产，她很不高兴。于是，就将房子收回，自己搬了进去，不再出租。老太太很像个老小孩。在这六年当中，证人莫罗见过她的女儿五六次。母女俩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。大伙都说她们很有钱。证人莫罗也曾在邻里间听说过老太太是算命的。不过，他不相信。除了老太太母女外，他没看见过什么人进入这幢房子。他倒是看到有个挑夫来过一两次，还有个医生来过八九次。

其他人和邻居提供的证词大致相仿。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常到这幢房子里去。大家都不知道莱斯帕纳耶母女在世上是否有什么亲戚。房子正面的百叶窗很少打开，而后面的百叶窗则永远是关着的。只有四层那间大卧室的窗户有时会打开。房子质量很好，也不太旧。

巡警伊西多尔·穆塞供称，他是在凌晨3点钟被人叫到那幢房子去的。他发现房子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，正在想法子进屋去。最后，他将门撬开，用的是一把刺刀，不是铁棍。弄开门没